

文言文記老香港 一窺開埠舊時貌

過往中文科課文內容涉及香港的並不多，近年雖然有所增加，但仍屬少數，如果是用文言文寫的更是鳳毛麟角。王韜的《物外清遊》一文被教科書選為範文，算是珍品。

此文寫於19世紀60年代初，當時香港剛開埠約20年左右。文中描寫了早期香港市區及市郊的景色，着力描寫所見開埠初期的西式建築及市政規劃，讓我們能一窺當年的城市面貌。

早在1841年——《南京條約》簽訂的前一年，英國人已登陸香港並進行土地拍賣。英人選址中環為市區，並命名為「維多利亞城」。逐漸在此興建政府辦公建築、教堂、警署、裁判署、監獄、軍營、商行及西人居所。香港早期中西族群區隔，洋人集中居住於中環、半山及山頂一帶，而華人則居住於上環、西環一帶。至於被稱為「下環」的灣仔、銅鑼灣尚是市郊，仍具田園風光。

或者是給初中學生作範文的關係，所以編輯進行節錄，刪去了一些「枝節」，只保留博胡林（薄扶林）西式建築、半山西商別墅群和山頂旗杆周邊景物的描寫。

博胡林是西人避暑的勝地，居所四周環植花木，中庭設有噴泉。室內窗明几淨，涼風颯至，令人忘記盛夏。作者所描述的應

是理雅各牧師的居停。「理君於課經餘閑，時招余往，作竟日流連。」這段王韜得理雅各牧師招待的交代，範文就刪去了。

另一段節錄是博胡林四周的西商別墅群。重點介紹了堡壘式的建築。這些建築或在山腰，或踞山脊，層台軒敞，四周牆上圍有凹凸的女牆，儼然像一座城堡。這類建築仍能在薄扶林找到，例如杜格拉斯堡及伯大尼修院至今尚存。站在這些堡壘高處，能看到海洋蒼茫浩瀚，海上的商船排列整齊。除堡壘式建築，此處還有雅潔可喜的仿日式別墅。

太平山俗稱「扯旗山」，在本文中也得到印證。太平山頂是港島的最高點，為使往來商船了解航道情況，山頂「高矗一竿，上懸旗幟」以作識別。王韜也特別寫了山頂的風只向內吹的特點，別有趣味。

其他在範文中被刪去的資料其實也很有趣。例如當時剛建成不久的「博物院」，應是早期的大會堂。內有圖書館，藏西文書籍，圖文並茂，製作精妙。而院旁的「觀劇所」，時常表演戲劇及有樂園演奏。王韜認為「神妙變化，奇幻不可思議」。

原文也介紹了當時三所著名的英式學校。分別是「保羅書院」、「英華書院」及「大英書院」。「保羅書院」即是現在的聖保羅書院，始建於1851年，是本港成立最早的學校。王韜說「主其事者曰宋美」。這「宋美」即是該校首任校長施美夫主教（Bishop George

Smith），他也是香港聖公會的第一任主教。

而英華書院則於1818年由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牧師在麻六甲創辦。1843年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第二年，該校遷址來港，成為本港最早的英式學校。此校辦學目的與聖保羅書院差不多，均是着力培養華人傳教人才，與現在主要提供基礎教育不同。王韜在港時，該校的校長是與他關係密切的理雅各牧師。

理雅各牧師除了主理英華書院外，同時也被港英政府委任為教育委員會（Board of Education）的成員。他認為香港需要建立一所提供世俗教育的學校，故向政府提議合併當時由政府補助而分散各地的幾所「皇家書館」，成立一所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中央書院（Central School）。此校後來曾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，也就是現在的皇仁書院，王韜稱之為「大英書院」。而「主其事」的「史安」則是中央書院的第一任校長史釗域（Frederick Steward）。他可算是香港主理教育事務的第一位官員（可比擬為首任教育局局長），後來官拜港英輔政司（相當於現在的政務司司長）。

原文介紹中環市容：「房舍尤精，多峻宇雕牆，飛甍畫棟。」街道寬闊，市場經營的都是大額的交易。臨近海邊有一座巨型自鳴鐘，聲音響亮，可傳至十多里外。王韜認為此處沒有華人集中地——上環那麼繁囂嘈吵。

此文也交代了當時薄扶林水塘的情況。王韜形容「澄波數頃，徹底可鑑」。旁邊設一兵舍，有專人管理，以



■王韜的《物外清遊》記載了香港剛開埠時的景色。資料圖片

防有不懷好意的人在水中下毒。當時港島人口的淡水飲用均有賴於此，即使遇到乾旱也不用擔心。

當時已有酒店設置，王韜稱為「公墅」，專為「遠客來遊此間」而設。這些酒店佔地數十畝，四周種植雜花異卉。雖然比不上中式園林有亭榭樓台，但在夏天的黃昏，大陽下山，月亮升起，涼風颯然而來，霧如輕紗飄過，拿着扇與友人並肩偶語或攜手偕行也是很有情趣的。

王韜《物外清遊》一文刻畫了香港早期的風貌，頗富特色。如果能全文閱讀，真是「別饒勝趣」。

■陳仁敦 作者介紹：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。香港大學教育碩士、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。

大器晚成

畫風獨特滿生機 言行怪異稱「八怪」

清代中期，富極一時的揚州商人得鹽運之利而變得富庶。然而，畫家與商賈之間的依存關係仍得以延續和發展，各種畫科及不同流派的畫風都得到全面發展，畫風別樹一幟的「揚州八怪」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出現。

「揚州八怪」不只八怪

「揚州八怪」是指清朝雍正、乾隆年間活躍在揚州地區的一批書畫家。「揚州八怪」的水墨花鳥畫成就很高。

關於「揚州八怪」的成員，眾說紛紜，比較常見的說法是金農、黃慎、汪士慎、鄭燮、李鱣、李方膺、高翔、羅聘等八位書畫家。除了這八位之外，當時揚州還有不少名畫家，歷來被歸入「揚州八怪」的畫家達十五人，故此「八怪」並非單指八位畫家，而是一群風格相似的畫家。

「揚州八怪」大多以賣畫為職業。他們當中只有五人是揚州籍，也不一定終生都在揚州居住。

「揚州八怪」都憤世嫉俗，不向權貴獻媚，他們對現實不滿，多因他們終身為布衣，或雖任小官卻被罷免，只能靠賣畫為生，所以都蔑視權貴，比較同情普通百姓的疾苦。他們重視思想、人品、學問、才情對繪畫創作的影響。

「揚州八怪」的文學及書法造詣都很高，其畫作的主題以花卉為主，也畫山水、人物，風格上繼承了宋、元以來寫意的傳統，擺脫了保守派的影響，發揮了即景寫生、即景抒情的創造意志。

他們繼承徐渭、八大、石濤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傳統，同時重視生活感受，又兼善文學、書法、金石、詩、書等。除了畫風獨特外，八怪的言行舉止都異於常規，有魏晉名士之風，故有「八怪」之名。雖然如此，「八怪」的畫作不論內容、技巧都雅俗共賞，故此作品深受歡迎。

氣韻生動 書畫法則

「揚州八怪」的畫，還有一個共同特

點，就是充滿勃勃的生機。這體現了中國書畫藝術的最高法則。中國哲學認為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生命是「氣」，「氣」是生生不息的。所以畫的最高法則是「氣韻生動」。「氣韻生動」就是要表現宇宙萬物的生機、生意、生趣。中國畫家筆下的花鳥都是活潑而充滿生命感的。

鄭板橋是「揚州八怪」的代表人物，他的詩、書、畫造詣都很高。他本是乾隆年間的進士，50歲出任山東縣令，後被罷官，到揚州賣畫。鄭板橋說過，他畫的東西，哪怕是一塊石頭，也是由一團元氣結成，是有生氣的。這就是中國繪畫理論說的氣韻生動。

鄭板橋最擅長畫蘭、竹、石，他歌頌蘭、竹、石有香、有節、有骨，以此自喻，是對人的高尚節操的讚美。鄭板橋種竹、畫竹，真正做到了身與竹化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就是「非唯我愛竹石，即竹石亦愛我也」。他畫的竿竿細竹，都充滿了鮮明的性格和活躍的生命。

■蘋果 中學中文科教師

文山字水樂春風

帶一雙「眼睛」看故鄉地球

在若干年後，人類很多已移民到其他的星球，或太空城市。星際旅行和太空工作已成慣常，地球反成了人們的後花園，是度假休息的地方了。

連續工作了兩個月，我實太累了，便求主任給我兩天假期，回地球去旅遊，主任答應了，但條件是帶一雙「眼睛」去。

所謂「眼睛」，就是一副傳感眼鏡，當你戴上它時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就由超高频信息波發射出去，可以被遠方的另一個戴相對應的傳感眼鏡的人接收到，於是他就能看到你看到的一切，就像你帶着他的眼睛一樣。

由於在其他行星或太空城市生活的人，已愈來愈遠，回地球度假的費用和時間成本很高。吝嗇的宇航局就設計了這玩意兒，令每個生活在外太空的宇航員都在地球有了另一雙眼睛。由真正去度假的幸運兒帶着這雙別人的眼睛，讓外太空那個思鄉者分享他的快樂。

現在，由於技術的進步，眼鏡已可通過人的腦電波，把你接觸到的味覺、觸覺，嗅覺一併發射出去。所以，帶「眼睛」去度假，有如從事一項公益活動。

當主任透過屏幕，向我介紹「眼睛」的主人，我覺得她好像一個剛畢業的小姑娘。她在肥大的太空服中，顯得嬌小，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。

「麻煩你了，真不好意思。」她連連向我鞠躬。這是我聽到過的最輕柔的聲音，有如從外太空飄來。

「不麻煩，我也高興有個伴兒。你在哪個太空站？」「別問好嗎？」屏幕上的她

回應說，還是那副讓人心軟的小可憐樣。

第二天，我乘電離層飛機，用了15分鐘，就由我工作的航天中心飛到了地球的塔克拉瑪干。這兒已由沙漠變成了草原，背後的天山也覆蓋着暗綠色的森林，山頂還有銀色的雪冠。

我戴上她的「眼睛」，從她的眼睛中，我聽到了一陣輕輕的抽泣聲。「我常夢到這裡，現在回到夢裡來了……我太怕封閉了。」她慢慢地說，而我真的聽到她做深呼吸。

她突然驚叫：「呀！花兒……有花兒啊！」是的，廣闊的草原上到處點綴着星星點點的小花兒。我也蹲下來看，「真美啊！能聞聞嗎？但別摘下它！」她急着說。一縷淡淡的清香，我也聞到。「啊！真像一首隱隱傳來的小夜曲。」她說。

我笑着搖搖頭，在這一科技閃電發展的時代，竟還有一個這樣見花落淚的「林妹妹」？她忙着為不同顏色、不同形態的花兒起名字。我又把手舉起，感受風吹；又把手伸入溪中，感受絲絲涼快。

我戴着她的「眼睛」，在草原上轉了一天。日落前，我走到草原一間孤零零的白色小屋，那是為旅遊者提供食宿的地方，由一個舊式的機械人照着。我又累又餓，可是晚餐只吃了一半，她又提議立刻到外面看日落。

「看着晚霞漸漸消失，夜幕漸漸降臨，就像聽着一首宇宙間最美的交響曲。」她陶醉地說，我卻暗暗叫苦。回去的時候，我是拖着沉重疲憊的腳步，所以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「請你帶我出去好嗎？我想去看月亮。」她叫醒我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很不情願地起床出去。月光下的草原的確很美，她在那邊陶醉地哼着《月光曲》。我問她：「你可告訴我你的飛船的方位，說不定我還能看到。」她沒回應，直過了個多小時我就回去躺在床上。

可是過不了多久，她又叫醒我，還要出去。我生氣地說：「不是看過月亮了嗎？」「可現在不一樣了，西邊的雲相信已飄過來，草原上的光和影是多麼美啊！」我十分惱火，我出去，就摘下她的眼睛，掛到一棵紅木樹上，逕自回去睡覺。

第二天我又回到了灰色的生活和忙碌中了。又過了幾天，也許是無意識的，我多次想起了她……「我怕封閉！」這句話像一道閃電般，擊中了我，我好像猜到什麼，我發瘋似地跑去找主任。

「她到底在哪兒？」我大聲地問。「你猜到了吧。她是『落日六號』的領航員。」主任這句回答，令我無力地跌坐地毯上。

「落日工程」是計劃派出飛船，潛入地球深處作探測。可惜到「落日六號」時出現故障，不能返航了……「眼睛」，是她最後跟外界聯繫的方式，現在也因能源用盡而斷絕了。

我知道她永不會回來，我心中對她有點歉疚。今後不管走到哪裡，我都會感受到6,000公里深的她的心跳。

本故事改寫自劉慈欣《流浪地球》中的一個片段，此書講科技也談人性。

■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言必有中

星期三見報

外來詞譯法改變 看語境用新或舊

香港的粵語基於歷史文化等因素，跟內地基或廣州的一套標準都顯得有一些距離，而外來詞的吸收和使用則更為明顯。（邵敬敏：《香港方言外來詞比較研究》）然而，近年香港外來詞卻有偏向使用意譯的趨勢，跟內地的外來詞使用有不少相同處。如以前我們多用「啫喱」（jelly），現在多叫作「果凍」；以前我們用「卡士」（cast），現在我們叫作「陣容」。以意譯外來詞取締音譯外來詞，當然可以起固本清源之效。明·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早已採用「櫻桃」之稱；清代徐珂《清稗類鈔》第四十六冊「服飾類」亦見「襯衫」一詞。而音譯的被取締，當然有助溝通和傳意，「民主」和「科學」取締「德先生」和「賽先生」更是顯例。但我們亦知道用「摩登」（modern）比用「時髦」更能帶出懷舊的味道，語文的應用須視乎實際語境而定。有時刻意用上舊外來詞，是為了一定目的。

粵語本身有很多難被取締的極佳例子，如「侍應」（waiter / waitress），簡而精，道出工種性質，屬服務行業，回應客人要求。而遙遙呼應英文「wait」的意韻。如果變成「服務員」，則消除了工種行業特徵之餘，又變得冷冰冰，變得很非人性化。僥倖此詞在香港一直沿用，或是方便之故。

香港外來詞使用習慣的改變，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進行，雖然漸漸地以「新」取「舊」，但都有例外。如我們大多以「保險」（insurance）取代「燕梳」，但強調車輛保險時都沿用舊稱，以資識別。又如我們以前會「咖喱啡」（carefree）來形容「臨時演員」，現在多用後者，但當為加強語氣，帶有貶義時，則沿用前者，甚至以「死咖喱啡」來形容。因此在日常生活使用時，掌握語境才是最重要的法門。

■區肇龍博士

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
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

聊齋選譯

星期三見報

《勞山道士》

（續10月9日期）

一客曰：「良宵勝樂，不可不同。」乃於案上取壺酒，分費諸徒，且囑盡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壺酒何能遍給？遂各覓盞盃，競飲先釀，惟恐樽盡；而往復把注，竟不少減。心奇之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一個客人說：「這樣美好的晚上，非凡的歡樂，不可不讓大家共同享受。」道士聽了，就從桌子上拿起一壺酒，賞給眾徒弟，要他們盡情喝個夠。王生心裡想：「七八個人，這麼一壺酒，怎能讓大家喝足呢？」於是大家各自找來杯碗，爭着喝酒，搶着乾杯，唯恐壺裡的酒沒了。可是，儘管大家不停地輪流斟酒，而壺裏竟然一點兒也沒有減少。王生感到十分驚奇。

書籍簡介：

《聊齋志異》雖用文言文寫成，卻深受大眾歡迎，三百年來廣泛流傳。本書所選是流傳甚廣、膾炙人口的故事，展現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